〈流民生活〉Zigeunerleben von Schumann

陳明哲

　德國作曲家舒曼（Robert Schumann, 1810~1856）是西洋音樂浪漫時期的翹楚。他夙習拉丁語、希臘語及法語，兼具文學與音樂雙重才華，集詩人、鋼琴家、指揮家、作曲家及樂評家多元成就於一身。年輕時他在萊比鍚大學攻讀法律，卻醉心於詩歌、散文、劇本和音樂創作；到20歲起，他才決心以音樂為職志；起初立志成為鋼琴家，後來因過度練習導致右手嚴重受傷，遂放棄演奏而全心投入作曲。

　舒曼師從維克（Friedrich Wieck）習琴時住在老師家，於1828年首次見到老師的掌珠克拉拉（Clara Wieck, 1819~1896）。克拉拉時年9歲，正是剛要崛起樂壇的鋼琴女神童。舒曼待她和她兩位弟弟直如長兄，常為他們朗讀自己創作的童話故事，陪著這位小他9歲的小師妹散步。克拉拉16歲時情竇初開，主動接近舒曼而與他成為情侶。然而這段戀情卻遭到父親百般阻撓，主要因為舒曼以手傷之故，已毫無希望成為演奏家，而克拉拉則是享譽歐陸的鋼琴大師，演奏事業如日中天。兩人的苦戀終於在1840年9月12日修成正果，由法院判准他們結婚。

　舒曼早期的音樂創作以鋼琴曲為主；與克拉拉結婚這一年，他寫了150首藝術歌曲；之後他的作曲種類更趨多元，包括交響曲、協奏曲、室內樂和合唱曲。當時同儕認為他的作品過於艱深，遂有盛傳一時的譏評，戲謂他作曲「以神童始，以天才終；而晚期的作品更將他自己逼進了瘋人院。」然而藉由20世紀以來的音樂研究和演奏家推陳出新的詮釋，如今人們對舒曼的評價已全然改觀，咸認他是19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。

　舒曼對歐洲浪漫時期的音樂大環境另有一番特殊貢獻，就是在1834年4月與藝文界友人創辦了《新萊比錫音樂雜誌》（Neue Leipziger Zeitschrift für Musik），翌年更名為《新音樂雜誌》（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）。這份由他擔任發行人、主編及主筆長達十年之久的雜誌，是當時激盪音樂新思潮最活躍的喉舌。名不見經傳的作曲家一經他撰文品題，立刻成為眾所矚目的新星，演奏與出版合約接踵而至──布拉姆斯便是因此在樂壇上嶄露頭角的。

　舒曼這首〈流民生活〉（Zigeunerleben）作於1840年，以德國詩人蓋貝爾（Franz Geibel, 1815~1884）的詩句為歌詞，譜出一首浪漫時期的經典之作。詩人從歐洲社會主流觀點管窺貧困底層的流徒族群──茨岡人（Zigeuner，英文稱為Gypsy，吉普賽人）的神祕生活，由紮營歇宿的今夕到絕塵而去的翌晨，寫出他們四海為家無處著根，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」的惶惑；作曲家則用音符譜出流民且樂樽前一夕之歡，明日酒醒又天涯的蒼涼。

　這樣一首德語合唱傑作拿到我們中文場域裡演出，如果用原文演唱，不知有幾成歌者能夠輕鬆駕馭和淋漓表現？又有多少聽眾能夠情意感通而產生共鳴？臺灣作曲家游昌發教授早在民國64年自維也納學成歸國，成立「毅音牧歌合唱團」引介歐西牧歌、經文歌之初，便立意突破這層語言與文化的隔閡。他堅持所有演出的曲子都要譯填中文歌詞，用表演者和聽眾的共通語言演唱。本團團員陳明哲當年便是在游老師的教導下，開始了譯填歐西名曲的嚐試，並且逐步確立了中文譯詞須「楔準原文字句、暢達原作述旨、益以中文之美、兼顧發聲之法」的自我要求。然而，外文中譯畢竟無所謂絕對完美，只能不斷企求其更為完美，也因此他看待自己的每一首譯詞，都還可待後來者切磋推敲。

　舒曼這首〈Zigeunerleben〉早年有個傳唱於大專合唱團間的中文譯本，標題叫《流浪的人們》。然而考其譯詞，大多是譯者想當然耳的填造，距離信、達的基本要求甚遠。1997年方玉山指揮舊金山灣區「青青合唱團」要演唱這首曲子，特別央請陳明哲重新譯填，便是今天這個中譯本的濫觴。歐西音樂源遠流長，名家輩出，若能精擇其經典作品，譯填中文歌詞，相信可以大幅充實國人習唱、表演的曲目。我們期待更多健筆一起來耕耘這片園地。〈流民生活〉譯詞如下：

從綠蔭的深處，在樹叢之間；

傳來陣陣喧嘩，可依稀聽見；

那熊熊的營火，放射出光焰

在枝葉和岩石間彩影蹁躚。

那流浪的民族以四海為家，

有閃亮的眼睛，有一頭長髮；

尼羅河的洪水曾哺育過他，

經過西班牙，曝晒烈日之下。

團團圍著火堆，在草地上躺臥；

男人都解開衣衫，大聲談笑吆喝。

婦女蹲在火邊忙造飯埋鍋，

又為眾人斟酒在席間穿梭。

圍成一個圓圈唱歌和談笑，

歡樂如同庭園盛開百花嬌；

老嫗替人占卜把吉凶預告，

唸咒語和祈禱希望災厄消。

黑眼珠的女郎舞姿多輕盈。

火星四處飛濺，紅光如流螢。

彈吉他敲鐃鈸熱烈爭鳴。

來跳圓舞瘋狂旋轉不停。

整夜跳舞狂歡，都疲倦不堪，

輕風拂動樹梢，他好夢正酣。

遙遠的童年充滿幸福記憶，

想望故鄉福地，唯有在夢裡。

轉眼晨曦漸開，那東方將白，

昨夜熱鬧情景已不復存在；

人馬雜遝，亂紛紛揚起塵埃，

誰知海角天涯，我前途何在？